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殊

爾時提婆達多遂出懊聲點頭三迴便起而去是時阿難陀在佛左右搖扇而立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可於此竹林園內喚諸苾芻集此食堂是時阿難陀奉命巡喚總集食堂是時阿難陀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衆今已集爾時世尊即往食堂敷座而坐告諸苾芻此世間中有五種教師何者爲五第一有教師自不具戒稱已具戒彼有弟子久共一處即知我師不能具戒共相謂曰我若告向餘人外既聞已我之教師即被輕賤我等於後云何見師共住承事教師自知好惡我等應可覆護勿向人說何以故我此教師時時供我衣服飲食湯藥卧具是時弟

子貪此供給覆護教師不向人說令知破戒時彼教師應須弟子覆護於我如上所說此世間中第一教師復次第二教師世間有一教師用不淨之物以將充命自將清淨之活亦非罪失彼有弟子久居一處後乃得知我之教師用不淨物以將充活自將清淨亦當有罪我弟子等若說教師此事外將輕賤此等之緣我諸弟子若爲可活此教師作諸種不淨罪可自知然不關我諸弟子事又此教師常念我等時時供給衣服飲食湯藥卧具時諸弟子貪著供給覆護教師常思念此弟子便覆於我此是世間中第二教師復次第三教師者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智見不淨教師自將智淨無過彼有弟子久居一處乃見教師智見不淨教師自將智淨無過我等

今向外人說陳教師外將輕賤無禮我等得
如是教師若爲堪活此教師作智見不淨罪
可自知然不關我諸弟子事又此教師常念
我等時時供給飲食衣服湯藥卧具時諸弟
子貪著供給覆護教師朱四教師常思念此弟子

可令覆護於我此世間中第三教師復次第

四教師者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妄與人授
種種記自將不妄我與授記皆悉真實彼有
弟子久居一處見師妄與諸人種種授記自
將不妄我與授記皆悉真實弟子等云我向

外人陳說教師必將輕賤無禮我等得如是

教師若爲同活此教師妄與授記之罪師可
自知然不關我弟子之事此教師念我等悉
令覆護此教師時時常念我等弟子供給衣
服飲食湯藥卧具時弟子等貪著供給覆護

教師教師自念我妄與授記弟子可令覆護
於我常憶此念此世間中第四教師復次第
五教師者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常虛妄說
法自將是實彼有弟子久居一處見師常虛
妄說自將爲實我等弟子向外人說必將輕
賤不禮我等得如是教師若爲同活此教師
妄與說法之罪師自得知然不關我弟子之
事教師常念我等弟子供給衣服飲食湯藥
卧具其弟子等貪著供給覆護教師朱四教師亦
常念我雖虛妄說法弟子可令覆護於我此
世間中第五教師

佛告諸苾芻我受持戒清淨我自將實戒清
淨自知亦無穢故亦教諸弟子清淨戒奉行
故不用弟子爲戒常覆護我無憂此怖我用
清淨之物以將充活我將是實之物故不用

諸弟子常覆護我無憂此怖我諸苾芻智見實相亦將是實我無憂此怖不應令弟子爲智見故覆護我佛告諸苾芻我所授記一將是實我念實故無憂此怖不應令諸弟子爲授記故令覆護我佛告諸苾芻我法說妙實亦將是妙實故無憂此怖不應令弟子爲法故令覆護我佛告諸苾芻當知世間五種妄教師自有過失故令弟子覆護我不應如是不應憂怖亦不應於汝弟子等勢力可住常責汝等苾芻若有苾芻受我嗔責可令近我法若不能受我嗔責者自令退散彼如瓦師未燒之器以將入水好者自現真牢惡者自然破裂瓦師不起惜心亦不怖畏善惡自現應以可住我亦如是受學我法常嗔責汝好者可自習貞惡者任自退散我所說法清淨

故不應怖畏汝等當知說此語已即從坐起入自微訶羅中爾時天授苾芻四苾芻一名孤迦里迦二名褰茶達驃三名羯吒謨洛迦底酒四名三沒達羅達多汝等可來與我同伴彼喬答摩沙門現在在世我等五人意破大衆及破法輪我等滅後名稱後世我得如是名出具壽提婆達多等昔沙門喬答摩在世多有神通威力提婆達多等五人破得僧衆法輪我名傳流四方彼孤迦里迦報提婆達多曰我等不能破於佛世尊弟子衆和合住及法輪亦不能破何以故天授又世尊聲聞弟子多有神通威力及有天眼遠知我心若我等評章事他悉具知爲此者故我等不能破其和合僧天授報孤迦里迦等言我有一好方便我等往諸老宿苾芻邊啓請供養

殊四

四

汝等所須一切之物我等供給不令闕少更
徃於年少苾芻邊供給無鉢者施鉢無衣服
者與衣服所須者我即具給及求法者賜法
及求教者我教之令悉成就孤迦里迦等報
天授曰此之方便亦得成事爾時提婆達多
爲破和合僧衆故即徃詣諸老宿苾芻說陳
事意老宿等苾芻即知提婆達多欲破和合
僧伽作是方便老宿等知已遞相告曰提婆
達多欲作方便故破僧伽事見此因故諸苾
芻徃詣佛所說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及以
法輪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天授有意欲破僧
輪爾時世尊告諸苾芻等曰汝等宜應別諫
天授若更有作如是流類應可諫曰天授汝
莫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天授應
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

卷四

五

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等今
應捨作破僧伽事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尋即
別諫提婆達多告言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伽
作鬪諍事非法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
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
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今應捨作破僧伽事
時諸苾芻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其事無
心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具
以此緣而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提婆達多
我等爲作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而
此事真實餘皆虛妄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
應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對衆諫之若更
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諫當敷坐其次鳴捷
椎應先白言復總集僧伽集已令一苾芻作
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

欲破和合僧伽作鬭諍事非法而住時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作鬭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伽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鬭諍事執受而住諸苾芻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僧伽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作鬭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

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伽事若諸具壽忍許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作鬭諍事執受而住汝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如是破僧伽事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已作白四羯磨諫提婆達多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諸苾芻既奉佛教已即以白四羯磨諫彼提婆達多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提婆達多有助伴四人共相隨順說破僧伽事告諸苾芻曰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善若惡何以故然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

方爲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上乃至我亦愛樂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當與助伴四人作別諫法若更有餘如是流類亦應呵諫應如是作汝孤迦里迦^{珠四}塞茶達驃羯吒謨洛迦底酒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汝等共爲助伴莫相隨順說破僧伽事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爲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爲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具壽然彼苾芻非法語不依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具壽汝莫愛樂破僧伽事當樂和合僧伽應共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今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堅執而住汝莫

愛樂破和合僧伽當樂和合僧伽應與僧伽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可捨隨順破僧伽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奉教而住即以別諫彼四人作如是說汝孤迦里迦等四人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堅執而住莫共爲伴順邪違正諸具壽汝等勿於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論好論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律語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具壽然彼苾芻非法語不依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具壽汝莫愛樂破僧伽事當樂和合僧伽應共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今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應捨隨順破僧

伽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助伴人不肯受語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孤迦里迦等我等爲作別諫之時孤迦里迦等堅執其事無心棄捨而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孤迦里迦等作白四羯磨對衆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同前集衆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孤迦里迦塞茶達驃羯吒謨洛迦底酒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等莫向諸苾芻等作如是諫大德彼苾芻所有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而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彼苾芻非法語者非律語者而彼苾芻於非法律執受而住不知而說非是知說諸具壽莫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

愛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爲作別諫別諫之時彼於其事堅執而住作如是語此事真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僧伽應許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孤迦里迦等四人汝孤迦里迦等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等莫向諸苾芻等作如是諫大德彼苾芻所有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而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彼苾芻非法語者非律語言說非是知說諸具壽莫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

僧伽不和合事自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爲諸苾芻旣奉教已白言如是言我等當諫即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時彼四人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緣白佛大德我等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等時堅執其事無心棄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

時提婆達多聞是語已便作是說沙門喬答摩與我授記告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即告孤迦里迦等當知沙門喬答摩與我授記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

破法輪有大勢力時提婆達多於破僧事更增勇猛諸苾芻聞具白世尊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伽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問提婆達多苾芻曰汝實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堅執而住提婆達多白言大德寶爾爾時世尊告提婆達多曰汝非沙門非隨順不清淨不應爲非出家人之所作事若苾芻興方便欲破僧伽皆得惡作罪若別諫時事不捨者皆得麤罪若作白四羯磨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諫誨之時捨者善若不捨者白了之時得麤罪作初番了時亦得麤罪若第三番羯磨結了之時而不捨者得僧伽伐尸沙爾時世尊即於本座爲諸聲聞弟子欲制破僧隨伴學處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且未須起僧伽有少事業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

世尊即便問迦葉等四人曰汝等實知
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破僧伽方便勸
作諍事堅執而住汝共爲伴順邪違正告諸
苾芻曰大德共彼苾芻有所論說若好若惡
等乃至非出家人之所應作廣說如前爾時
具壽十力迦葉波教提婆達多神通道法當
時苾芻告十力迦葉波曰何故上座教惡人
提婆達多神通道法十力迦葉答曰具壽我
當不知此惡行人我若知此人惡行不教神
字何論教通道法爾時衆多苾芻告提婆達
多曰汝得利益供養悉是上座十力迦葉之
德汝得如是應往供養十力迦葉其大衆作
此語方便以提婆達多往十力迦葉令教提
婆達多捨此惡心得今行善爲說此事故時
提婆達多告諸苾芻彼十力迦葉與我何力

我自日夜常求精進苦行得第一禪定力是
我自求不關十力迦葉事時提婆達多作無
恩之語所有神通皆悉退散時諸苾芻知提
婆達多無恩故神通退散爾時諸苾芻有疑
詣世尊所頂禮佛足白世尊曰提婆達多於
十力迦葉無恩故所有神通皆悉退散佛告
諸苾芻其提婆達多非是今時無恩爲此失
却神通亦是往昔無恩之語失却所學之法
皆悉退散汝等諦聽佛告諸苾芻此婆羅彌
斯城昔有國王名曰梵授時彼城中有一旃
荼羅善明健陀羅呪禁之法承彼呪力飛騰
虛空詣香山中採得非時奇妙花果持還城
內奉獻國王王見恭敬心生歡喜即以聚落
賞旃荼羅爾時南天竺有一摩納婆爲學呪
故往婆羅彌斯問諸人衆誰善呪法諸人見

問報摩納婆今此國內有旃荼羅善能治呪
摩納聞已便詣旃荼羅處合掌白言我今來
此奉侍親教旃荼羅問曰爲求何事而云供
養答曰爲學呪故旃荼羅即說頌曰

明呪不惠人 以呪換方與 或時得承事
或復獲珍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時摩納婆報親教曰我無珍物唯空承事供
養幾時可得此呪旃荼羅曰十二年中承事
供養我者由知得不摩納婆爲學呪故一心
承事供養漸至一年爾時旃荼羅爲親會故
身飲酒醉夜至家中弟子摩納婆見即作是
念今親教身醉我於今夜可重加親近侍衛
即與敷設牀席卧著親教得令安穩爾時親
教牀上轉動當即牀枕忽折聞牀枕折聲摩
納婆自起作如是念親教牀枕摧折卧不安

殊^四

十二

穩我於牀下脊替牀枕不令墮地作此念已
即於牀下替枕而著不令墮地醉人常法可
有身力盛者二更醒悟其親教飲酒多至於
初夜不醒嘔徧於摩納身上摩納婆自見身
上徧吐狼藉即作是念我若爲徧出言親教
聞已不能得睡作此念已枕下不言默然而
住即至半夜親教醒覺見摩納婆於牀下身
止區徧極以狼藉親教即問牀下是誰弟子
答曰我摩納婆親教問曰云何在於牀下弟
子即如上總說親教聞此語已生大歡喜喚
摩納婆子我於汝處甚大歡喜起離於牀下
洗浴清淨來賜汝法時摩納婆即洗衣裳平
旦來至親教見已即賜呪法時弟子依法學
得呪已其弟子爲急心故即作是念我得此
呪宜於城中作其呪法自試神通念已即騰

虛空徃香山取非時花果來至婆羅彌斯獻奉國內大臣大臣得已即却獻國王國王問大臣曰卿何處得此非時好花大臣報曰南

天竺國摩納婆將來與臣臣即奉獻大王彼摩納婆極明殊四呪法族姓亦大唯願大王留此

呪師摩納婆用此旃荼羅作幻十三此旃荼羅是

不淨行願即趨却所有聚落迴與摩納婆既作語已爾時國王依臣所請趨却旃荼羅安置摩納婆亦迴聚落訖其旃荼羅報國王曰此摩納婆是我弟子呪法可過勝我時國王

問摩納婆汝今呪法可是旃荼羅教不時摩納婆答大王曰我自苦行一年日夜不絕求得此法旃荼羅可虛與我時摩納婆無恩於親教故當即失其呪驗後所作法皆悉不成佛告諸苾芻彼摩納婆學得神呪爲無恩故

呪力退散今提婆達多身是也爲無恩故神通退散諸苾芻當知所學法親教不合無恩自今已後無恩者獲越法罪

爾時世尊從王舍城詣伽耶山時提婆達多共五百苾芻於人間行阿闍世王愛樂提婆達多即與五百車粟奉上提婆達多令作路糧至於中路逢諸苾芻苾芻問將車人曰此是誰車車人報曰此是阿闍世王奉與提婆達多苾芻聞此語已即至佛所而說其言時阿闍世王無智將五百車粟與提婆達多以爲供養不與世尊世尊告諸苾芻其阿闍世王非是今世無智亦供養無智人往昔先世亦乃如是汝等諦聽乃徃古昔東天竺有一村去村不遠有一林其林種種花果茂盛流泉浴池有五百仙住彼林中常食自落之果

及取樹根以爲飲食亦取樹皮以爲衣服爾時有一阿摩果樹枝果垂地極將豐熟彼五百仙人至於樹邊隨樹乞果其樹神心貪果故不令落地是時仙衆見果不落復留一仙令看所住之處餘者往於餘樹更重求果味四仙衆去後有五百賊來至林中到彼樹邊見果豐盛遞相議曰我等作何方便食此樹果尊者告曰汝等取斧截割此樹令果落地汝等可以食是樹神聞尊者此語心生悲憫惜其樹時樹神搖動其身果悉落地其時賊衆俱共食果食果既已時仙即至見樹摧果悉落盡仙衆即問彼守林仙人今此樹果是誰食盡彼守仙人即以上事具答諸仙

爾時諸仙人即責樹神是汝無智憎善愛惡不與善人果與惡人果佛告諸苾芻昔無智

樹神者今阿闍世王是賊中尊者今提婆達多是此阿闍世王先時無智施惡人果不供養好人今無智與提婆達多物不供養清淨苾芻爾時世尊從摩揭陀往至王舍城鶴蘭鐸迦竹林園中與大苾芻同住前後圍繞爾時提婆達多在王舍城於人間常行非法不善是時城內衆人皆往白佛是時提婆達多作諸惡不善世尊即聞此語告阿難陀曰汝將一苾芻隨行入王舍城街曲人間若見婆羅門及長者居士說如是語提婆達多及同伴若作非法罪惡人不須謗佛法僧何以故此人非行佛行人若有人說提婆達多有神通威德汝報彼提婆達多先有神通味四十五今悉退失無一神驗爾時阿難陀受佛教已即入王舍城說如上語若後提婆達多更作

不善惡業勿更來佛邊恥說其過爾時世尊爲慈悲故現其身患時醫王活命爲佛合煎酥藥藥名那羅若藥佛問醫王此藥不可思議醫王答世尊曰實不可思議佛復告醫王極不可思議答曰實極不可思議世尊復問醫王汝可知不答曰我知世尊佛復告醫王汝實知不答曰我實不知佛復告醫王何者是不可思議答曰牛食水草能出甘露此酥合煎成此妙那羅若藥佛復問醫王何者極不可思議答曰佛出於世能說妙法能令僧衆依教而行此是極不可思議佛復問醫王何者汝可知耶答曰一切皆歸死除佛之外無有得脫者佛復問醫王何者汝實不知答曰我知人滅不知去處爾時諸苾芻聞此語已心生疑惑遍相問曰此侍縛迦善解佛意

爾時諸苾芻即問世尊看此侍縛迦善知佛意佛即告諸苾芻此侍縛迦非是今世善知佛意亦前世之中善知佛意汝等諦聽佛告諸苾芻昔一村落中有一長者名曰善有其家極富後娶一妻經至十月乃生一女至二十一日集諸眷屬乞立名字其眷屬等即與此孩女名曰善行乃至復生一子集諸眷屬乞立名字其眷屬等與名曰善德其長者作如是念我今有子將諸財寶可往興生更作思念我若興生於後多留財物恐畏我妻用我財却作此念已便少留財自餘貴寶於金餅中而滿盛之復以真珠瓊瑤餅項蓋其餅口將至寒林馬耳樹下掘坑埋之別取資財往興易至他國所倍加得利便更娶妻乃至又誕多子其前妻子漸爲長大而問母言

我父何在母曰承聞汝父今在某城多饒財
貨甚得安寧汝可往父若見汝應相濟及子
聞此語便詣父處入於市內父子相見父見
子面即便識之喚言汝從何來欲何所至其
子具陳上事父知已子將歸住處告言汝實

莫向他爲是我子至於住處心生憐愛洗浣
衣服重加情念自餘妻息而問之言此是何
人父言此是我友之子其餘子等見父加憐
而作是念此必是子侵我等財父便作念我
今宜可與彼財本今還所住若不如此自餘
子等定有妬心而傷害之父復作念若與彼
財爲其物故在此親戚恐殺害之即作書頌
而與其子

作書頌已與子遣還諸親在道即捉問言汝
父與何等物答曰唯與一書諸人等曰必以

方便令彼歸還隨意放之便達本國見母啓
拜母問汝於父邊得何等物答曰更不得物
唯與此書母曰汝父欺蔑徒獲辛苦子言我
父甚爲智慧實不輕蔑即讀其頌思惟句義
而解釋之

既了知已即詣餅處方掘取之將至家中成
大富貴佛言苾芻過去父者即我身是彼其
子者今侍縛迦是我以方便而教訓之便知
我意今亦如是爾時侍縛迦而作是念如來
大金剛體微少酥膏何以爲足應用二斤作
是念已即量取二斤熟酥膏置佛鉢中世尊
食已而殘少許與諸苾芻禮謝世尊於時提
婆達多見此事已而作是念我應食而問侍
縛迦言沙門喬答摩酥食幾多侍縛迦曰正
有二斤告言我亦欲食二斤侍縛迦曰如來

世尊大金剛體所食酥量能使消化非汝所及提婆達多曰我今亦是大金剛體何不能消即取二斤而便食之至明清旦佛所食酥皆悉消化侍縛迦持粥來奉世尊如來即食提婆達多酥猶在腹亦食其粥腹即大痛旋轉叫喚晝夜不安阿難陀於自親族心有顧戀聞其受痛情生悲愍詣世尊所而白佛言提婆達多爲多食酥未消喫粥腹痛不安爾時如來即舒百福莊嚴功德千輻輪臂無畏相手通徹山壁按提婆達多頂告諸苾芻曰我於提婆達多及羅怙羅心生平等更無有異提婆達多諸痛苦劇痛皆悉除滅作是語已時提婆達多衆苦頓除從死得蘇即觀其手方知佛臂而作是念此是沙門喬答摩臂爲提婆達多由無量劫來懷惡毒故雖知承

以佛威得脫劇苦便作是語其悉達多善能學得如是醫療以因此法能自濟人於時四面而出大聲如來世尊以誠實語救提婆達多劇苦痛惱提婆達多衆及諸人聞此聲時無不慶喜皆共稱讚世尊神力不可思議甚爲奇特時諸苾芻詣提婆達多處告曰佛若不救當死無疑提婆達多曰佛知善術方欲衆人皆隨已故而作斯法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勿出此語宜速默然當自心觀豈非佛教耶提婆達多曰何關彼能救我腹內酥消痛苦自除時諸苾芻既聞此語知無恩報詣世尊所而白佛言唯願如來視聽提婆達多世尊於彼有大慈悲彼今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四

音釋

裂 良
木 破也
也 穿其月也
掘 穿也
也 穿也

切

塞 去

乾

捷 渠

焉

馬 慶

召

桃 古

橫

黃

支 石
色 都故
石 日故
也 害

切

捷 渠

焉

馬 慶

召

桃 古

橫

黃

卷四

十九